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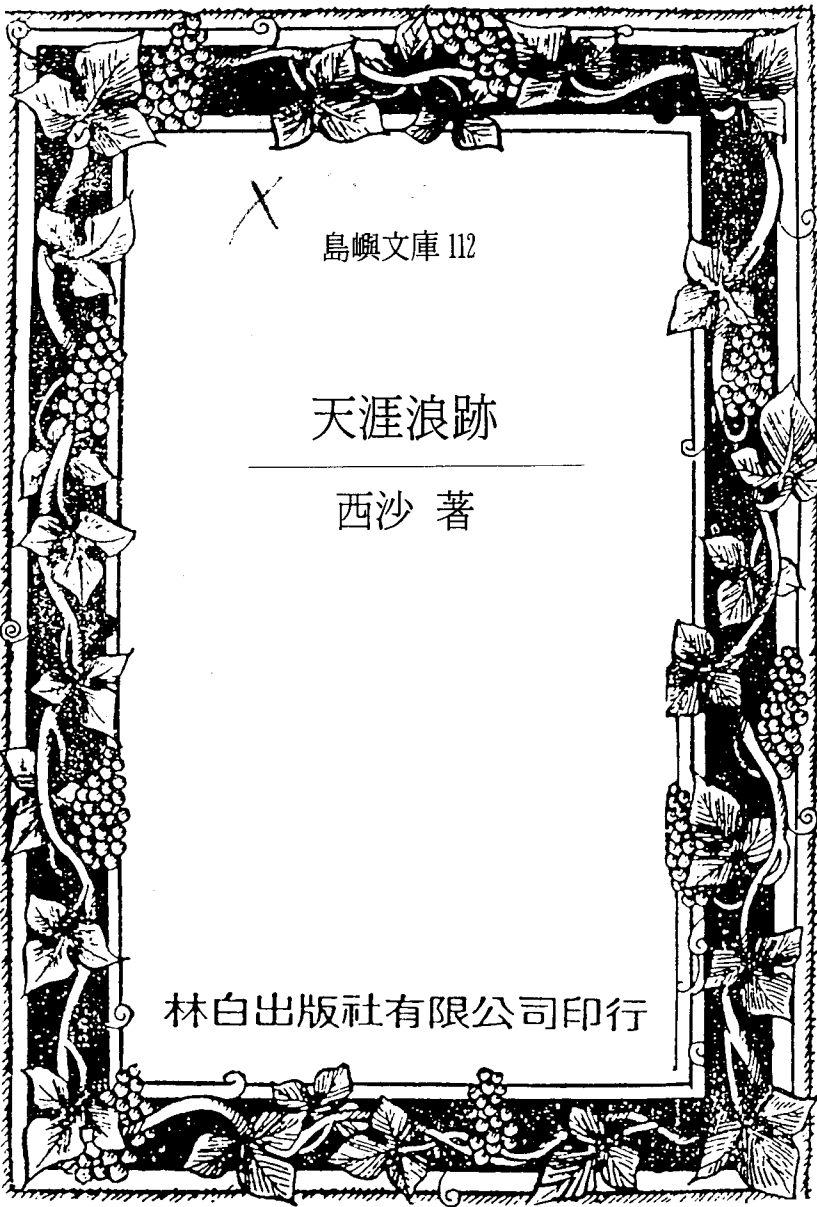
島嶼文庫 112

天涯浪跡

西沙／著

在穿眼的凝望裏，
我學會了天空的語言。
當一切都落空時，
我便化作白雲一片。





X
島嶼文庫 112

天涯浪跡

西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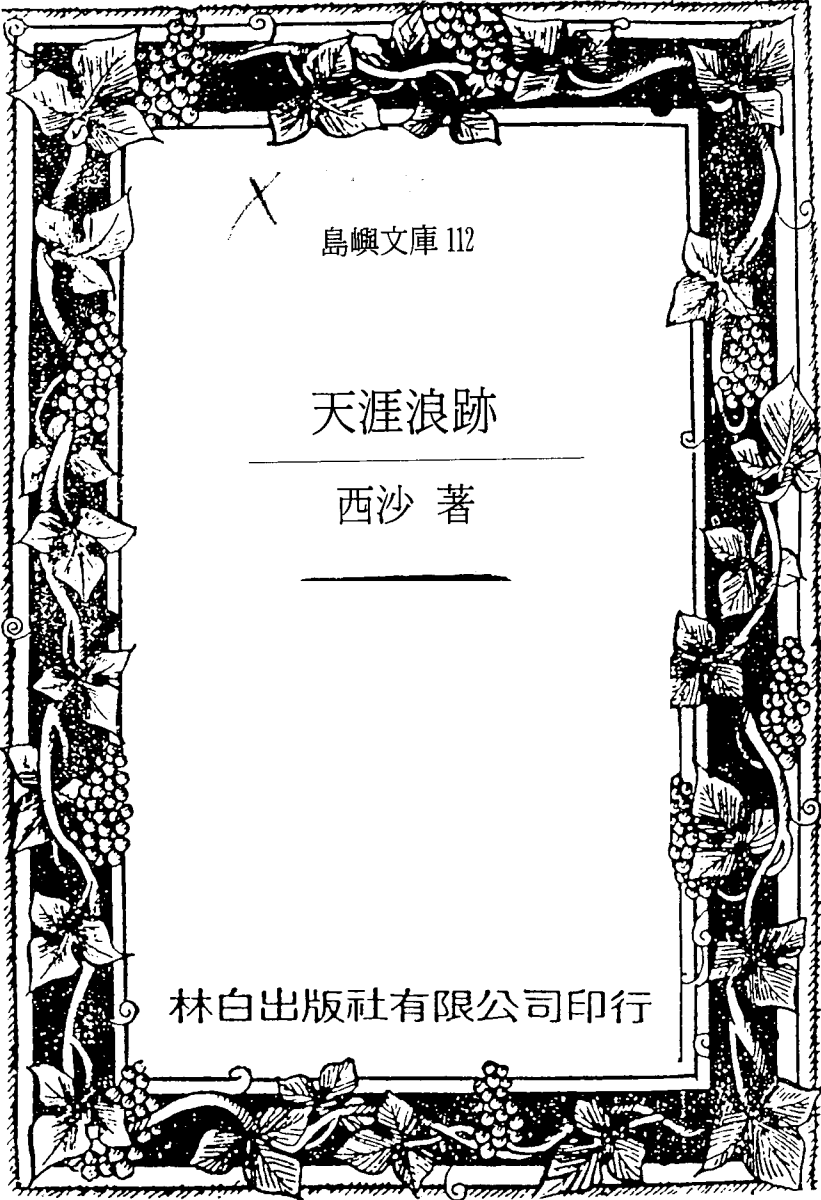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島嶼文庫 112	天涯浪跡	著作者：西沙	發行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 電話：(02)7765889 (代表號) 傳真：(02)7712568 全省免費郵撥帳號：0014980-9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883號	營業部：林白出版社 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一樓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安和路88巷16號	實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七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初版
----------	------	--------	---------	---	-----------------------------	--------------------------------	-----------	-------------

ISBN 957-593-1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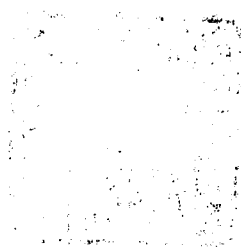
X
島嶼文庫 112

天涯浪跡

西沙 著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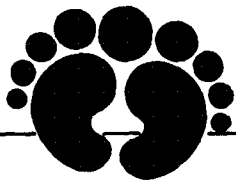
天涯浪跡



林 白

天涯浪跡(代序)

■ 西沙



我是一個可以三天不吃飯，然後把錢省下來去看一部好電影的人。

說來也許可笑，一個二十五歲的「老男人」，我仍然常常站在浴室的鏡子前，自言自語地模仿著某一部電影裏的某一個人物對白，電影裏的人物場景也給了我無數幻想和嚮往，我總認為，再壞的一部大爛片，也可以讓人學到一點甚麼，當然，除了那種小電影之外。

當我在寫一篇故事時，我心裏總會覺得是在演一部電影給人看，那麼這種「故事電影」裏的最好場景就是世界上各個不同的國度和城市：我也常在想：若是有一天我不寫了，那麼我便不再浪跡天涯地去走訪，反之，若是我只是關在家裏擠青春

痘，我想，我連那種從客廳走到餐廳，再走到臥房的幻想愛情故事都寫不出來！

有人說：電影反映人生、人生就像電影，我雖不十分贊同，但是天涯浪跡時，每一次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尤其是當我肩負背包，獨自走在一條看似永無盡頭、前後不著村店的公路上時，我總是百般無聊，卻又永遠興致不減地去思索到底有沒有哪部電影是在這個地方拍的？！

這大概也是天涯浪跡時一個有趣又不花錢的自我消遣吧？！當我在巴黎時，腦海裏總會閃現一些「巴黎最後探戈」和「巴黎落霧」裏的人物場景，海德堡則是「學生王子」的老家，倫敦則有〇〇七詹姆士·龐德。

其實，在旅途上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部電影、一篇故事；電影一直在拍，故事當然也是說不盡。

「天涯浪跡」這一本書中是延續著前一本「天涯獨旅」，記載了我在一九八九年夏天走訪歐洲九國的旅行故事，包括了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英國和重返法國的部分。

電影裏的主角在不同的電影裏歷演著不同的角色場景，馬不停蹄、長途旅行的

旅人經歷的也是這種心情——不同的國度、不同的語言、不同的人事景物，還有，不同的故事。

也許，在一家廉價酒吧，或是一處暫留旅館，你看著別人，也看著自己，經歷了一些悲歡離合；我發覺：長途旅行、浪跡天涯的旅人最大的耐性不在「時間」，而是在「心情更迭」！

陌生的國度，偶遇相知的朋友，讓我不時想起韓愈的一首詩：

「此日足可惜，

此酒不足嗜；

捨酒去相語，

共分一日光。」

希望藉著「天涯浪跡」一書，與所有識與不識的朋友共享一些陽光的溫暖。

寄自美國康乃狄克州紐黑溫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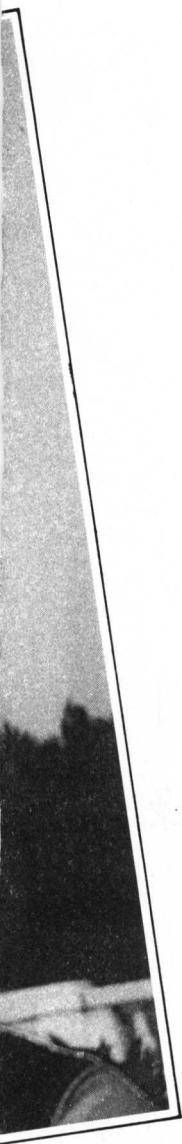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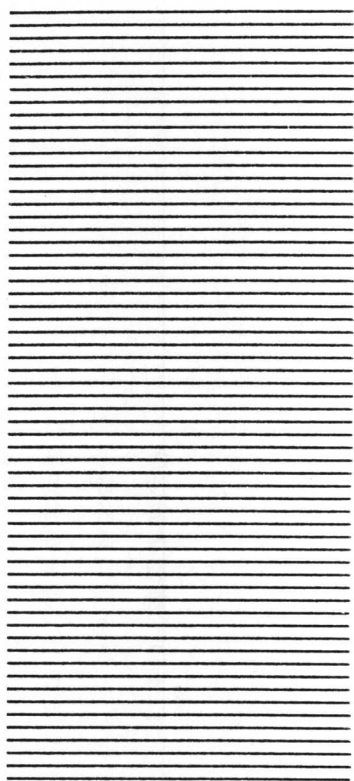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凌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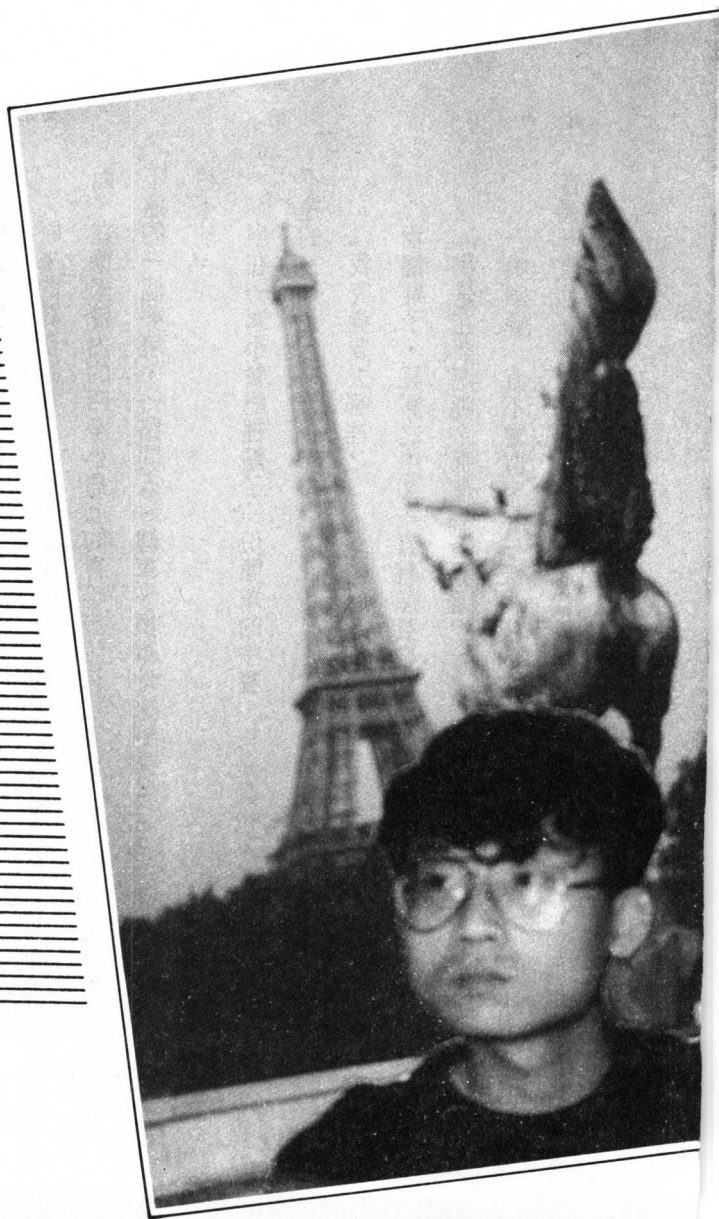
目 錄

天涯浪跡（代序）／西沙／四
花城／八
幽蘭之島／四〇
阿姆斯特丹過客／六八
布魯塞爾客留／八八
夢落盧森堡／一〇八
海關驚險／一二八
倫敦地下鐵／一四四
維多利亞車站／一六四
等待的雲／一九六
西沙著作簡表／二一二

花城

這彷彿是一場夢境，一個既陌生卻又熟悉的聲音呼喚我到這個遍地長滿野花的美麗小島來。





這一切只是一場夢。

那一個艷陽天的下午，我轉了兩趟火車到達西德北部靠近北海岸一處名叫 Norddeich 的小船港，我迷失了，只是漫無目的地趕去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原來的計劃是要一一去尋訪北海岸上的十二座美麗小島，卻因未曾事先預訂旅館，在德國境內的四座小島上的青年旅館皆已客滿，我仍不死心，好似追逐著前方不遠的一個夢境，一路問人、轉車、換車地來到 Norddeich 港，卻又茫然無措地趑趄不前。

坐在一家小餐廳裡點了一份簡單的午餐，只是動也不動地兩眼直盯著玻璃窗外不遠的一片藍天碧洋。

「我究竟要去哪裡？」

我懷疑了，冥冥之中卻一直有個聲音在遠方呼喚我奔向前去。

「我是在夢遊嗎？那個聲音是誰？」

一場幽夢一直不曾醒來，一天一夜的不斷趕路，我來了，只隔在岸邊，那個聲音還一直地在折磨著我，好像在尋找一場舊夢，夢裡的一切都會歷歷在目，明明是

一個陌生的地方，爲什麼一切都是那麼地似曾相識？

究竟是哪一座島在呼喚我？那個夢裡的聲音爲什麼一直在說：

「啊，你來了！」

我只是呆坐著等待，等待一個來自無處的答案。

一個小時過去了，我一點食物也沒去碰，小餐廳要打烊午休，服務台的一位女孩走過來，碰了碰我的肩頭。

「嘿，你還好吧？」

「什麼？」

「你在這裡已經呆坐一個小時了，你的午餐還原樣沒動，你是不是病了？」

「……我不知道。」

「我們要打烊午休了。」

「噢，好，把帳單給我。」

那女孩疑慮地瞄著我，結帳的時候說：

「你是要去小島上嗎？」

「對，可是四座小島上的青年旅館都客滿了，我沒有那麼多錢去住其他旅館。」

女孩沉吁了一下，忽然說：

「那就去Jüst島嘛！」

「Jüst島？在德國境內嗎？」

「就從這兒搭船過去，大約兩個半小時吧！」

「我的地圖上沒這個島啊？！」

女孩忍不住輕笑了起來。

「它太小了，在標準大小的地圖上根本標不出來，那是一座很美麗的島，島上到處長滿了野花，居民大部分是退休老人，雖然也是一處觀光島，但是比較少人知道。」

我乏力地走出小餐廳，仍有著強烈的饑餓感，卻一點食物也吃不下，沿著長長的堤岸漫無目的地走，幾艘大遊輪進港了，帶回來大批剛從幾座小島上度假歸返的遊客，人聲忽然鼎沸起來，成群的鷗鳥不停地在頭上飛轉，下午了，北海的海水逐

漸退回數十海哩外的遠方去，這些海水要到隔天凌晨兩點才又會漲潮回來，原本是一波汪洋，不多時便只露出低緩的沙原，來不及隨海水退去的小魚蝦，只是無奈地曝曬在太陽底下，掙扎了一會兒，便也靜默屈服了。

我走到火車軌道的極北終點站去問船次，港口的深水道就在車站外，售票員告訴我：

「下一班船是七點半。」

「沒有別的船公司開船嗎？」

「不，這是今天的最後一班，要不然你可以到鄰城的小飛機場去搭直昇機，半個小時就到just了。」

「不了，謝謝，我等這班船。」

於是在車站裡翻出背包中的青年旅館手冊，先掛了通電話到just去預訂床位；一個聲音愉悅的女士接聽電話，好像一位老朋友般地說：

「你來啊，我們等你。」

「船七點半才開，到的時候可能是晚上十點以後了。」

「沒關係，你叫門嘛！」

心情這才釋放開來，可是，那個陌生又熟悉的聲音仍在耳畔嚶嚶不去，是宿命要帶我到Juis島嗎？

開往Juis的船以平緩的速度，在退潮的北海上循著插在海上的小紅旗標示，一路彎彎繞繞地行駛在深水道上，稍一出軌路，便會擱淺。

我在船艙內找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北海的夏天，一直要到午夜才日落。

一對講著德文的青年男女，上船後不久便在我身旁坐下，航行的一路上，他們只是偶爾搭一兩句話，便一直沈默著；兩人都有著黑髮，以及美麗的深刻輪廓，剛開始我以為他們是兄妹，後來見他們依偎著接吻，這才知原是一對極相稱的情侶。

到Juis島上的港口時，一輪火紅的夕陽仍跳在海平面上，這一座最小的島，一眼望去，只見一片蒼鬱，全島地勢平緩，小丘坡上到處隱現著白牆紅瓦的別墅型建築，一片星星點點的燈火在海面上昇起的薄霧中若隱若現。

港堤上早已聚滿了等船接朋友的人，看來那先前午餐的小餐廳櫃檯女孩所言不